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建安祝

穆

和文編

文章部

詔制

羣書要語

渙汗其大號渙卦言號令如汗出而不反者也

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先庚三日吉後庚三日吉巽卦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注今出惟行弗惟反周官

下令如流水之有源令順民心故諭平而易行官注君者出

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尺一詔書魏明

紀奉行不得其人徒掛牆壁陳子昂傳舊說武都紫泥用封

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故武都也山水皆赤而泥止紫紫色然

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為印色耳問別後錄

詩句紫詔仍兼縮黃麻似六經杜鳳凰丹禁裏嚼出紫泥書李

丁寧天語深曠湯皇恩闊歐

古今事實

堯言布天下

堯言布天下至今人誦夏侯勝傳

出納朕命

舜命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三代詔誥

禹又命敷于四海禹謨湯聖讓洋二嘉言孔彰伊訓傳說告

高宗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伴百姓咸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說命王播告之修不匿厥言盤庚

願觀詔令

漢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
須臾无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下哀痛詔

武帝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

詔作峻語

漢光武每發詔自作峻語以慢動羣臣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黃
鉞一舉不無勳所與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之類人皆
畏服故第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嘗歎息曰此聖主也

明見万里

光武賜竇融筆書曰當為子孫之謀勿存輔車之勢既至河西
咸驚以為天子明見万里之外

一札十行

光武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鳳尾詔

晉元帝踐祚凡諸侯咸奏批之曰諸草書若字字尾如鳳尾故云鳳尾詔

作詔潤筆

鄭譯傳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將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北史

鳳口嚼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嚼于木鳳之口

馬前草詔

唐太宗征遼岑文本卒于行驛召許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歎賞
千里猶對面

房元齡在秦府典管記室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无藁草高祖謂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

始用黃紙

正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詔勅高宗以白紙多虫蛀尚書省頒下州縣並用黃紙事始

占授朕脫

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蘇廷碩所占授功狀百緒无所差矣人曰巧公徐之不然手朕脫矣

悍卒感泣

德宗朝陸贄為翰林學士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起草思如湧泉曲及事情又言今盜賊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无不感動流涕

如出帝意

武宗會昌初封教為翰林李士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
居爾辭痛在朕躬如出帝意賜以宮錦

口誦其語

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進封衛國公守太尉封教
當制其語有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比異我同言不他
惑德裕口誦此數句托教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追意如知此
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教

辭以思遲

唐李建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

當今易曉

真宗謂宰臣曰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如以老子為柱史宋安為
洛納非也

一揮九制

劉敞博學无所不通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
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體

詔用表語

陳繹批答曾魯公詔曰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為曾侍讀制曰備
自勸講乞骸備身乃表語非詔語也曾為人曰却教布何所道
后山詩話

紫微失君房

見文章假手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詔之並見歷代帝紀茲不復載

唐詔語似尚書

丁晉公言王二文元之忽一日面載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詔

諸有勝於尚書者皆驚而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
盈城汝當深誠擊戮爾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
又予則擊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如此衆皆服
之談錄

包題貴及

徽朝以于闐玉增八室爲九室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
合大和万壽无疆王初案草詔曰太極幽三通泰和於一氣乾
元用九增室曆於万年包括重文无一遺者是則可貴也王荆
公在金陵有中使宣傳扶問并賜銀合茶菓令中外各作一表
既具藁无可意者公乃自作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尔隰室查
吟劑增寶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及衆以爲不及也

內外制並見諸賢文集茲不復載
催索潤筆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迁制繼迁送潤筆物數倍於常
然用啓頭書拒而不納蓋惜筆翰也近時合院草制有潤筆
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
以今索者送者皆括然不以爲耻也 歸田錄

歲表並見諸賢文集茲不復載

唐宋四六

四六之作起自徐庾 盧氏雜記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
星宿清潤北嶺醫閻鬼神受職曾子宣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
緯咸若崑崙渤海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与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
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与五代之氣又喜用方語以切對爲工
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
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中央亦貴包括

首聯固貴包及題意而中間鋪叙尤貴包括无遺如玉牒所紀非止本文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目前此進玉牒成書表罕能備言惟于湖一表終始對證其詞有云帝系勒鴻釐科條於屬籍聖謨啓後嚴訓典於室儲堯統漢緒肇派別於天潢周誥商盤麗光踳於東壁惟昭穆親踈之有序尚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二其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二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可兩及

露布

羣書要語

露布人多用之以不知其始春秋佐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国布散者人尚武文采

者則甘露遲重

初李記

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文心

古今事考

倚馬而作

桓宣武北征鮮卑表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表倚馬令作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可觀王東亭在側歎其才虎不當令齒舌間得利

書帛而曳

晉王掄劉守光命寫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帛遣人曳之

標於漆竿

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出帛於漆竿上名曰露布

下馬作露版

後魏高祖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推孔脩之耳

小捷不作露布

魏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齊軍斬其將高法接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師殊益軍勢朕方攻堅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王肅獲二三匹驢馬皆為布臣在東觀每私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練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

德宗感泣

于公異作收復京邑露布有曰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感泣失聲

古今文集

雜著

破宋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

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
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
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
九伐蓋欲攘削奸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吉教之不暨
有以然者抑寔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泮於
日月陶甦六籍表正乃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
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无不遂之
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元戰許蔡倭首領之誅陸梁背誕
淫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軼奸徒焚惑我
生人替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字
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
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闡章之寶冀革桀鷲將
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狹狗吠豸罕之主頃屬盛輿

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夙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關流矢射
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拜況惡貫梟獍是以万
方憤怒九服慕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賊
伺間豐陰貸兇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剝刻之命臣是用祗承
睿弄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馮牙饗社假神祇之
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摠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灃以揚旆
苑囿而下營土堡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
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及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
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矣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
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夷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
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彭
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
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滂布濩聲塞宇寧

氣雄釘鼓陳兵於光泰門外及統於神廟倉東綠垣摧以成塵
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
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僞狡言尚蕙凌作忠尺誨
力則不及沽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颯颯衆若齟齬集橫列堅陣
旁連高岡猶張踏踏之鱗更舉螳螂之臂丈方頃等自相約誓
又合軍指麾而龜兇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
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安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耀
鼙鼓騰而陽驍賊方土崩我乃霆擊其其藉遂至於上蘭
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脊既已生擒沈厚運賊
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
震攝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汗俗昔寔平人推赤心以如初
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打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
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中以及西來托而復安謹謀之

山傾而河泄鼓擊之氣霆闐而雷馳奔鬚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唐良臣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其決河雖其持武庫之五兵馮宮垣之万雉及茲剪滅纔欲乘凌曾之鑄刃之鋒已矢藩離之固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切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褻氛其氣射武其心背先皇厚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工師奮發勢无駐於建錘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葦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及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常棣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之基天降福攘

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哉此皆上天降謫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殿內再造可封之俗因釁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劍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用之文武缺卻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檄

移文附

羣書要語

檄二尺書也 說文 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釋文 移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人隨者也

也 文心雕龍

李何由差池更捧丞移檄荆公只恐先移北山檄 病眼

氏 困 檄 坡

古今事實

檄始穆公

周末時穆公令祭公謀甫為威讓詞以責成之人情此檄之始也

為檄報讎

張儀魏人常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荅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檄召欲斬

申屠嘉為丞相嘗通居上旁怠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頓首謝

能得人意

後漢禰衡為黃祖作書檄輕重踈密各得躰祖曰死士正得祖意如祖腹中

為親奉檄見父母門

檄諭巴蜀

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用軍興發誅其渠率巴蜀大驚上聞之令司馬相如作檄責虛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

移書州郡

後漢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眾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為增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談重卓眾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護於是方聽紹舉兵

問罪作檄

陳琳初避誰冀州袁不初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賴蓋歸本初也後袁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袁本初從事也今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敬思頭風

陳琳作諸書及檄草已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典略

楷上作檄

北史穎川荀濟曰大丈夫會楷上磨墨作檄文

酒後草檄

南齊高帝輔政江淹為參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酒淹喜飲酒噉鵝炙世尺進酒數斗文誥亦辦

連筆颯颯

齊元康作軍書颯連筆俄頃數紙

馬上作檄

薛收在秦王府常馬上作檄皆如宿構

駐馬立成

房元齡在秦王府十年常典管記冊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无草草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孟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謝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闐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嗎然皆爭歸誼欲為臣妾道里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

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我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与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及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其恭敬居位甚安伏名去聲施於无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從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无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忠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苛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

讓三老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以親見近縣恐遠所繇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諭陛下意无忽比山移文見雙逸門

箴

羣書要語

管所以攻疾也心雕龍史為書其言為詩工誦成諫

十四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夏書

詩曰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箴戴筆削多瑕點猶希畏友箴曾小人畏默畧澤雪奉官箴山公

古今事實

帝王求箴

舜木求箴稽其疏大禹垂韜時聽箴趙李密書高宗求

聖人以為輔而使朝夕規誨箴諫必曰交脩余无余棄也楚語
建煥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詩

衛武求箴

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警於國自卿大夫
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无謂我老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
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
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後有襲御之箴臨事有瞽史
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言不失書牒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
懿戒以自警也楚語

唐元宗求箴

唐元宗時宋璟嘗手寫尚書元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
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倦于勤左右不復箴規植

古今文集

雜著

大寶箴

張縉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維它普天之下要王公
之上任士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
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无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
專也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親故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
声為之律勿謂无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欲成災壯元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變其室雖八珍以前所食不過適口惟在罔
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惟得之貴後亡國之音滋

勿謂我尊而傲賢慢上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真反據饋
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赤陽秋露魏三湯二恢
漢高天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二保二周文小心詩之
不識不知書之无偏无黨一彼此於智臆指好惡於心想眾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
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燃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二而濁勿皎二而清勿汶
汶而暗勿察二而明雖曩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纆塞耳而
聽於无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
而效響酌之者適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
時不言而代序万物无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
撥乱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弱以淳風民懷
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尺聖使人以心應信以行包括

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諱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宸箴六首

李德裕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
光武至仁反支不忌无俾妾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沒黻莊色能正不冠
揚阜慨然亦譏縹緲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為難

羅敷箴

漢文罷獻詔還駮駟塞輅徐驅焉用千里駭後令王亦能恭已
雉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曰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鰲河酒舉白浮鐘
魏叡汰侈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視爲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明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嘗過周成
上書知詐照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声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受安必思危乃无遺憲亂臣猖獗非可遽數
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殮斯可戒懼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
夏德將亡曷降雌雄桑穀生朝商道復昌麟出豈妖孔子云亡
周公相周越裳獻雉漢安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鸞鷲鳴岐
周人聚善商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

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

五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
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
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々矣作五箴以訟其惡
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致々余今之時旣飽而嬉早夜以
无爲嗚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与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
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嗷々以
害其生邪

行箴

行与義乖言与法違後雖无害汝可以悔行也无邪言也无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非思

好惡箴

无悖而好不觀其道无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悖胡為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怠於人知需焉有餘暇聞四駝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无聞病其擘々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

不請而教誰云不欺二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誰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禍亦宜然

四箴

程正叔

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之道後之孝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弓本虛視物无跡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迂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文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礼勿聽

言歲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枢機與戎出好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枝已肆物忤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歲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厉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与性成聖賢同歸

敬齋歲

朱元晦

讀張敬夫主一歲撥其遺意作敬齋歲書齋壁以
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兢二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二屬二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以北
當盡而存疑他其適非貳于二非參以三惟心惟一乃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无違表裏交正湏臾有間私欲万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憂釐有差天壤易必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或問敬齋歲非貳以二非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
何分別曰都只是形容箇敬二頃主一初來有箇事又添
一箇便是來貳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參他
成三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去
又要做北去皆不是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三下面說箇
心不走作。問敬齋歲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
處。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罔放
中規折旋中矩罔旋罔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

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又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如欲其方如中矩也問蟻封曰蟻封也北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地其穴墳起如丘塚中間思曲如古巷道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不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或問敬齋嚴後面少此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嘗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嘗下手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一着時不患其迫切其但養得寬緩底意思多耳 語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別集

○文章部

銘

贊附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羣書要語

銘志也說文銘之為言銘也鄭康成註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謹揚脩身

詩句悔狂畏昨指垂誠仍鐫銘韓氛氛鼎鼎銘高碑壞有殘銘羣仙正戴新宮銘坡落霞孤鶩換新錦坡

古今事實

堯舜銘盤孟

堯舜湯書其事於竹帛象之盤孟墨子

禹託社銘

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明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說禹治水時掛冠着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其文字語錄

湯盤銘

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注沐浴之器刻銘為戒

武王之銘

武王踐祚二日召師向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冊書王聞書之言惕若共懼惠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於机於鑑於盤盤於盥於洗於帶於履履於觴巨於於牖於劔於弓於矛為銘焉六載禮

水鏡解銘

武王衣之銘曰桑蚕苦女工難得新指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酒致非社稷為危也太公陰謀

孔俚鼎銘

夫鼎有銘者自銘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自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惟以善能之故衛孔俚之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弟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維于溪陽即宮于宗周弟走无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以祖首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氏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俚拜稽首曰對揚以辟明之勳太公施于丞孫鼎祭統

正考父鼎銘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聖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後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德墻而定亦虞予敢侮饒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聖

賜金為銘

魏鍾繇字元常嘗為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金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潘輔厥相維鍾實幹心膺靖共夙夜匪違安處百僚師、皆效矩矱又為書與繇曰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宗亮大魏以降聖化故作斯銘勒之金石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枕杖有銘

唐羅衮枕杖二銘序枕銘曰或枕或歌有安有危勿邪其思杖銘曰身之危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三字銘

嘗見李侍郎敦立書三字於主位前云磨甦堅竟不曉所謂後究竟得來乃是古人銘如城口之類書此於腹曰磨甦堅慎勿言畏秦禍也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古人作銘

大戴禮載武王諸銘有首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他古人只是求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者亦不似今人為此銘後便言就此物一說得親切然其間固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却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如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著題之語朱語錄

座右銘

魏下蘭

重階連棟心獨汝真金玉蒙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映艷色危身求高及墜務厚更貧閉情慕欲名氏所珍固朝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无失從公順時和光同塵无謂真莫人不汝聞

无謂幽室以獨若羣不為福先不与隣守玄執素无乱大倫
常若臨深終始推能

涇右銘

陳子昂

事父尽孝敬事君竭忠貞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官重恭
慎立身貴謙明待士慕謙讓益民尚寬平理訟准正直察獄必
審情諉議不廷怨寵辱存詎可驚也肅然單益居高本慮傾詩礼
固可夸鄭衛不足聽華非惟慎何後也虛声白珪玷可滅黃
金諾不卑秦穆飲盜焉其赴各振絕纓言行既无擇存歿自揚名

座右銘

崔子玉

无道人之短无說己之長施人勿望報受施謹勿忘世譽不足
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譏議庸何傷无使名過实守愚聖
所藏任涅貴不緇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能尽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
未及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富与貴勿憂賤与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戚
戚聞譽勿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无以意傲物以遠辱
於人无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与邪分岐居与正為鄰於中
有取舍此外无疎雜脩外以及內靜養和与直養內不遺外動
察義与仁千里足下高山赴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勉身歿貽後昆後昆苟反
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

李至

崔子玉為座右銘白樂天亦為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
賞銘心然亦自思所為慮向之益友以予位者不我規也因疏
其所得亦命為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詞曰

短不可護，則終短長不可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
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揚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
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戒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
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
者亡焉善則遊君子之感焉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
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言亦長存於座右庶風夜之不忘

座右銘

范益謙

一不言朝廷利害二不報私除三不言州縣官負長短得失三不
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
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滿溢驕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
索酒食又曰一與人附書信不可開折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
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
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

見人富貴不可羨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
不廣於存心脩身大有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座右銘

張思叔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兒必端
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
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慎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
十四者我皆未誅者書此當座右朝夕視爲警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子效親焉乃混然中必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尊尚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
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艱寡吾兄弟顛連而
无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責也樂且不憂純乎孝也遠曰博德

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
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无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
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蒸也体其愛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之
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
明也欲人之无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言
繆迷其四体謂已當然自詎也欲他人已從詎人也或者謂出
於心者歸咎於已屬失於思者自詎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
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教且遂非則不知孰其為

克己銘

呂叔与

凡厥有生均氣同体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立已与物私為町畦
勝心橫生擾之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无吝驕作我蠶賊
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自戰且徠勝私室愆
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庐婦姑勃磔安取厥余
亦况克之皇々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痒痲疾痛幸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心銘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无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
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无此心々為形役乃獸乃禽
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
其与存者嗚呼為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從令

黃樓銘

陳无已

朱文公云后山之文有法及如黃樓銘當時諸公

皆欽裕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
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冲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
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
入通洫南壞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縣軾深惟
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具發戍兵固弊應卒外為
長捷乘高如虹以殺其惡內為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備築二
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
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具於事功法施四邑
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且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
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軾准念祇承謨訓人神
力同敢自為功以速大矣而明揚優大无以報稱乃作黃樓於
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

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抚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君甫召
虎南代淮夷北伐嚴狃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發其才臣能有功
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
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
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卒而行顧臣之愚何与於
此誠竊其君臣之公道云臣不佞昧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 脩明法度 協和陰陽 十有一年

天灾時行 河失其防 齊魯梁楚 千里四達

潰乱散亡 皇仁隱憂 臨遣信臣 以惠東方

羸老不窮 安慰抚養 發散積倉 流人如歸

居人忘危 完聚靡傷 天叙地平 明聖成能

人神效祥 靈平告成 百穀豐盈 万邦樂康

郡縣祗畏 允迪聖謨 終事无荒 皇功不居

歸休臣民 迹昭遠揚 守臣拜手 夸大休嘉
使民不忘 改作黃樓 以臨泗上 述脩故常
庶臣无佞 原始要終 銘之石章 以告成功
以揚德声 永永无疆

頌

羣書彙語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詩
大序讚者稱人之美也說文

詩句 因之聽頌声 李詞人解撰清河頌杜

古今事實

商頌

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那詩序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皆是周室大平德洽著成功之樂歌也名之曰
頌頌者誦也容也歌誦盛德也 陸德明注

魯頌

魯人尊僖公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駒詩序
圖象頌功

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黃門郎揚雄
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撰河清頌

鮑照字明遠允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昭乃為河清頌

召見奏頌

元宗召見李白於金銮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
羹

傳遺愛頌

廣人爲宋璟立遺愛頌璟乃上言且頌者所以傳德載功者也而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諛語者欲釐正之有詔許傳

八歲獻頌

劉晏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

十二歲進頌

李獻臣年十二 貞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遍於八絃

之句 上深嘉歎令赴祕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作勳臣贊

係贊

太宗圖功臣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德也呂溫作勳臣贊并序後德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剝題文漫缺行纒數字命錄以問宰相无能知者召蔣乂至咨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誦以補不失 一字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毒者難与道純絲之器密葉務令模者不足与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无有游觀帝賢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室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行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最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之反至巧冶鑄工將之撰清冰淬其鋒越砥斂其鏗水斷蛟龍陸剽犀革烈若驚沉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離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而敝策而不進於行曾端膏汗人極馬倦乃至駕

齧鄰參乘以王長執鞭韓哀附輿縱馳驚忽如皇宗霖滿都越
國蹶如履而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下里一息何其遼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
不憂至寒之凌淪河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亦聖王之
所以易海內也足以喻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
也夫竭智窮賢者必建仁秉素之求士者必樹泊迹昔周公躬
吐握之勞故有闔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
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
遭遇也圖事於策則君不用其謀險阻惻誠則上不然其信進
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怨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
刃百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
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甲辱與
洪而升木朝離蔬釋躄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
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候秋吟蟬蛸出以陰陽曰龍在天利
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上聖俊又將自至若
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尚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遶鐘逢明子禽烏號猶
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後士亦俟明主
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鳴
毛遇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
行化溢四表橫被无窮遐夷貢獻乃得畢臻是以聖王不偏窺
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听已聰忠從祥風謝德之和氣游太
平之青雀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无爲之場休澁自
至畫考無疆雍容垂拱求永万年何必偃仰信若影相响噓
呼吸如香似砂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

乎其以年出

于產不毀鄉校頌

韓愈之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眾口
囂々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
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不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
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
興養老乞言及其已寒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然可觀維是子
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
達施及无垠放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无臣誰其嗣之我思
古人

伯夷頌 見清廉門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稹

天宗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于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
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遂將聘兵毒乱國經羣生失寧
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称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
獨立一呼千麾万旂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抚我湯稜羣兇
復復指期曾不逾時有国无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歡
地闢天開蠲除妖灾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具山高日昇万福是膺
能令大君声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潯溪石崖天齊
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万年

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

字出漢書按康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註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与程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二故註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上扶又反謂復如故也中興頌亦宜以此讀之

元和聖德詩一首并序

韓愈

臣愈頓首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彘臣朝廷清明无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内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明晦无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与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二之光而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称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爲解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实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无極其詩曰

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俾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莫過蜀土章臯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汝爲表書求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与讀命于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關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万牛亦當受万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有惟其兇有餌其誘其出稜二隊以万數遂劫東川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有安其驅无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關黨聚謀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乞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嘉无汝煩苦荆并洎梁在國門戶

出師三千各選爾醜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披其角或脫其距
長驅洋洋无有齟齬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与妾包裹稚乳
是日崇文入颺其宇分散遂捕摻原剔數闢窮見窘无地自处
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曰取之江中枷胆械手
婦女纍二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覩覩
解脫李索夾以砧斧婉二弱子赤立偃倭牽頭曳足先斷腰膂
次及其徒体骸撐柱末乃取闕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
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庫哀怜陣歿廩給孤寡
贈官封墓周市宏溥經戰代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疾如火
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伯青魏東及海浦南至徐蔡區外雜虜
烜威赫德跋踏踏弄掉棄兵革私習蓋蓋來請來覲十百其耦
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尔位訓厥眈眈正月元日初見宗祖
躬執百礼登降拜俯薦饗新宮視瞻梁招感見容色淚落入俎

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于国南鱗筍毛簾
庐幕周施開揭磊砢獸楨騰挈圓壇帖妥天兵四在旂常婀娜
駕在十二魚二雅二霄昇于丘奠璧獻罍衆樂驚作轟脰融冶
紫焰嘘呵高灵下墮羣星從坐錯落侈侈日君月妃煥赫嫋婉
瀆鬼濛鴻岳祗喋峨飲糶燎鄉產祥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
赤鱗苗龍續陀結糾鄉士庶人黃童白叟踴躍欵呀夫喜咤嘔
乾清坤夷境落褰率帝車迴耒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
滌濯剋磔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者孩養无告仁滂施厚
皇帝神聖通達今古听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
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无異細鉅億載万年敢有違者
皇帝勤儉盥濯陶瓦片遺浮華好此締紵勅戒四方侈則有咎
天錫皇帝多麥与黍无召水旱耗于雀鼠億載万年富存貧窶
皇帝正直别白善否擅命而狂既剪既去尽遠羣茲靡有遺侶

天錫皇帝厯臣碩輔博問遐觀以親左右億載万年无敢予侮
皇帝大孝慈祥弟友怡愉二奉大皇后被于族親濡及九有
天錫皇帝与天齊壽登茲太平无怠求义億載万年為父為母
博士臣愈敢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

慶曆聖德頌

石守道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 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
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知政事弼樞密
副使二十六日勅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 皇帝御紫
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
御史邈御史方斗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十三日勅
又除入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惟喜 皇帝退奸進
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
公也上見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无圣神之上盛

明之時未有如此退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尽实
為希闊殊尤曠絕盛事在 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
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
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称述頌美時君功德以
為先前之休不天之績如仲淹弼实為不世出之賢求之千古
堯則夔毛舜則稷契周則闕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 陛下有
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 陛下尽用之此
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万二不侔豈可翻无歌詩雅頌上
播吾 君之休声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
地奏于宗廟存于萬千年而无穷及哉臣实羞之臣嘗爰慕唐
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
奕煒燁昭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 陛下今日功德无諉
憲宗臣文李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李領博士敢歌詩讚頌

乃其職業切擬於愈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聖明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焯燁照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其詩无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 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殿開闔闔躬覽賢英手鉏奸折大声風 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虫踴躍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言初聞 皇帝感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謹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筮鏞斯叶昌朝儒者奉問該治与予論政傳以經術汝三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 為予司諫正于門闌為予京兆聖子說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子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

強悅弼每見予无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棄弼弼自
答司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擣机
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卒復舊好民得
食褐沙磧万里死生一節弼之膺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
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
一契天實贊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无瘡札曰衍汝來汝予
黃髮重予一紀毛秀齒豁心如一少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
毋踰予早識琦之有司骨其器魁樞其况宿揆其人渾璞不施
剖劔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
讜 言論理研忠誠符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法等詆大臣亟遭
貶黜心也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舍忠
履索 曰為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裏雖小臣名聞
于徹必嘗獻言歲予之失剛守粹慈與脩儻匹並為諫官正色

在列子過汝言无謂汝舌 皇帝明正東邪辨別李權俊良掃
除妖惡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
子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
不逾法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
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悉已南面退奸進賢知賢不易
非明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
惟皇之德羣下跋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
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王失焉交相告語 皇帝神明四時朝
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鎧遺策交相告語 皇帝神武解兵
脩貢永爲萬國皇帝一奉羣臣懽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
陛下壽萬千年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公與范公適自陝
而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惟鬼蜮壞之也

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別錄

歷代史贊並見史書 以下係贊

孔北海贊并序

蘇子瞻

文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
龍也而曹操陰賊峻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
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
而才疎意廣訖无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无
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
亡子孫滿前而唯嚶泣涕留連妾媵分香賣履區區衣物平生
奸偽死見真性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
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
喜天若祚漢公使元德誅操无難也予觀公所作揚四公贊數

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乳
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糜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与奔豹齒
文卒在天雖立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諸賢贊 並見傳神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九

文章部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詩上

題品 能達人

瑕疵 詩識

能窮人

羣書要語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
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詩言志
歌永言舞典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謝眺云臨清
流而賦詩陶集詩緣情而綺麗陸士衡文賦詩以声律為竅物
象為首意格為髓梅聖俞前文

詩句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遺吳莫過詩杜新詩句二好
應任老夫傳杜君詩多態度藹二春空雲韓今代風騷將誰登

李杜壇杜牧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杜荀鶴詩成珠玉在揮毫杜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不肯休杜知君苦思緣詩瘦杜李白一斗詩百篇杜竊攀屈宋宜方駕恐与齊梁作後塵杜

古今事類

四言之始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颺言曰念哉率作以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養獻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万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舜典

五言之始

李陵与蘇武云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詩五言自陵始

七步成詩見兄弟門

七步而三見文章門

夢弟得詩見兄弟門

刻燭擊鉢

南史蕭文琰丘令楷江拱並以文稱竟陵王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琰曰何難之有乃与江拱共擊鉢立韻響絕而詩成王僧孺傳

號永明体

南史沈約等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為永明体

託名示友

齊張率能詩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日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作訥句句勢嗟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號為沈宋

魏建安後范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同忌声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

文字者宗之號為沈宋

杜子美詩

杜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
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甫又善陳時事律法精深至十三言不少表出號詩史韓愈於文
謹許可至歌詩獨曰李杜文章在光欲萬文長誠可信云本贊
杜甫少与李白齊名時号李杜為歌詩仙時挽弱情不忘君人
怜其忠云本傳

小杜

杜牧於詩情致豪邁号為小杜以別杜甫本傳

李太白詩

李太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出蜀道難示之知
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大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醉而歸及

見烏夜啼曰此詩可啼鬼神

李賀錦囊

李賀每旦日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
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授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而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
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率如此。李賀能探尋前事今古未嘗
經道者賀未死奴僕命孽可也

白樂天詩

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
召為翰林學士本傳杜牧之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違莊人雅
士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肌膚不
可去本贊或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
則錄之不解則不復習之故唐末之弊至於俚墨客揮犀

神物護持

劉禹錫好詩晚節尤精白居易嘗推為詩家又云其詩在如有神物護持

作詩諷刺

劉禹錫既貶還宰相欲任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譏忿當路不喜出為播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字唯見菜花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本傳

吟詩發務

孟郊調溧陽尉有積水郊間往坐水傍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為詩有理致最為韓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稱其詩曰高处在古无上平處下顧一謝

五言長城

劉長卿與秦系為詩相贈答權德輿詩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秦傳

詩筒

元微之守會稽白梁夫牧蘇臺置驛逆詩往來謂之詩筒

不蒙獎激

張祐長慶中為分狐文公所知公鎮太平日為以詩三百首薦于朝然至京屬元稹滬仰內廷祐不悅而去上因朝詰問祐之詞稹高下稹對曰張祐彫虫小巧壯夫不為若輩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領之由是寂寞而歸

緩譽調詩

崔湜執政時年二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譽調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本傳

賦詩奪錦見錦門

得江山助

張說既謫岳州而詩益凄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神助詩句見科日門

詩堪圖畫

李益於詩尤長與宗人會相尋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思行樂當而天下皆施之圖畫

苦吟而瘦

崔浩愛吟詠一日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瘦後遂為口實

詩效反騷

唐高峯鎮蜀有陸暢者隸雅州厚始李白為蜀道難以斤嚴

武暢便為蜀道易必美皇焉

歇後作相

後唐鄭榮為散騎常侍昭宗時王政微榮每以詩謠託諷帝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即署其側可孔部侍郎同平章事榮不善詩其語多排詆使落調世号歇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上謁榮笑曰然笑殺天下人歇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

詩戒怨刺

蘇詩始李劉禹錫故多怨刺李不可不慎也晚李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后山叢談

賊詩不中和

劉貢父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无物但有書數卷且盜忘空還取一卷而去乃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令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

其故曰吾平昔語將和之也吏曰賦詩不中和也后山談叢
不犯正位

陳后山詩大似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真摻旁引莫窺
其用意深妙陳集序

陶亦豪放 以下係題品

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覓其露出本相
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語錄

芙蓉錦綉

顏延之問范昭已与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
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亦雕繪滿眼南史

所見不逮所聞

鄭世翼馮宿崔信明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
多出衆看畫讀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

句句欲活

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李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
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孫樵与王霖書

韓孟聯句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
亦着如此故朱語錄

杜詩多誤字

杜詩具多誤字茲以宗正異固好而未及其嘗欲廣之作杜詩
考異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兩西石壁來樹字无意思當作去
字无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山滿天以其西北陰常雨如天
之漏也故杜詩云以用漏云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瀉
似此類極多朱語錄

戒用經語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云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朱語錄

杜詩年評

杜詩初年甚有細晚平橫逸不可當知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益乃其少作也人必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起說得鄭重插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實直一時固有所見今人只見其直說好便說好矮人看場耳

信其自許

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必許至於述古詩言舜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句法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坡集

李白聖於詩

李太白詩如无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兩卷

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如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乱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一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韓蘇晚作

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具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朱語錄

詩人識

歐公最喜一人送行詩兩句云曠月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逕通幽處神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闕事使誰字便謂之好朱語錄

不好杜詩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与黃魯直推歎以為異事名山叢談

評山谷後山

因論近時人李山谷詩又不李山谷好底只李那山谷不好也
或問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既高不知如何肯李山谷詩曰
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无山谷許多輕
浮底意思若論叙事又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
叙得較有疎処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后山山谷好說文章臨
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詩做得却雄健朱語錄

評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多好底但頗率耳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
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擊庸兒是天意此等処說得好但
結末差弱朱語錄

后山晚年詩

陳后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一題

趙大年所登高軒過齋云晚知書益真有益却悔歲月來无多
極有筆力其中云二八者乃大年行次也朱語錄

陳秦之詩

閉門覓句陳天已對客揮毫秦少游陳天已平時出行竟有詩
思便急歸擁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真是閉
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
巧朱語錄

石蘇之詩

因卒石曼卿詩極有好处如仁者虽无敵王师固有征无私乃
時雨不殺是大声長篇其雋於某人処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
氣象方嚴迺極可宝愛真所謂頽助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
遠不及矣如等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関
禽對語生香不漸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朱語錄

諸公詩林

石曼卿詩如飢鷹乍歸迅速不可言歐永叔詩如春服既成春
酒既醺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有声相中有色欲
有執着曾不可得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覓令人
神僕子細點檢不无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
公大人見之不覓屈邪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終日揖遜而適
口者少世以為知言詩話

明道之詩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說時事梅臺
亦其說時事宋語錄

簡齋之詩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兩声中又曰座間
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阜字韻一首先生曰不如相逢

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

詩有句法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无句只是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
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
濃陰醉海棠他是何處句法朱語錄

評放翁詩

放翁筆力愈健但恨无故被天津橋上胡絲擾亂却為大耳三
藏觀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自趣幽
深故讀之者苦不甚 蓋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
可不審哉朱晦菴與 龔仲至書

夸言無實 以下係瑕疵

范蜀公武侯廟拍纜十丈而杜云二千尺以為詩人好大其事
沈存中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乃是七尺徑

而二百丈無以太細長主立之云論詩正不當耳二公之言皆非也燕元實曰形似之言蓋若詩人之賦蕭々馬鳴悠々旌激昂之言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隳有下遺是也留兩參天此激昂之言不如此不見古柏之大也詩話

張白互譏

張祐柘枝詩鴛鴦細細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夫呼爲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更茫々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撫言

曹羅相與

曹唐羅隱詩皆有白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无情也動入唐曰此乃諫女子障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燕西王母詩樹底有天春寂々人間无路月茫々豈非鬼詩唐無以答詩話

詩貴看題

唐人題西山寺詩終古擬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景趣也金山寺留題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爲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熙寧中荆公有北固西典之句始爲中的

劉白之失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无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必皆說得津津之地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朱語錄

李白之短

荆公集四家詩蔡天啟嘗問何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
其中言酒色蓋十八九聖史

李賀言不相副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長吉
有鴈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欲摧門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
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也

徐李相詆

徐仲雅李九臯俱善詩徐詩富艷多用事謂徐曰君詩如女
人善調脂弄粉徐曰公如鸚鵡具器但探蠶死人物耳詩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
篆碑公曰乞兒相也公詩有云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
子飛梨花院落落月柳絮池塘溼風公自云窮家兒有此

景致否

互有能否

世語云蘇以介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諱黃
魯直短於散呼蘇子瞻詞如詩奈少湯詩如詞后山談叢

譏其不忠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
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忠

句說一事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朱語錄

詩似罵人詩見河豚門

梅聖俞河豚詩當時諸公說道恁地好據某說只是箇上人門
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服上人門罵人祖罵人父一般初無深
遠底意思朱語錄

似登瀛詩 見廁門

因詩致窮

孟浩然為王維所知維持詔金盞殿召之商榷風雅忽遇上幸維所居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召見命吟詩浩然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之卿自不求仕因命故歸南山

賈島不遇見談命門

轉喉觸諱

孟賈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无主花周世宗問之曰朕代數吊民何謂有巢無主所謂轉喉觸諱也

有詞無行

進詞忤旨 並見詞門

因詩召見

以下係詩能達人詳見后簡齋詩序

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有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籠帶晚煙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之若有香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遽召之一見欽若風采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

詩寫御屏

楊徽之待讀 太宗聞其名索其詩數百篇奏御詩云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太宗選十聯書于御屏間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季士十聯詩在御屏間

東野及第

不到鳳池

王元之嘗作龜鶴詩云埋瘞肯同鸚鵡家飛鳴不到鳳凰池其文章才藻登金門步玉堂不為難也竟不至其地見於是耳青

後意不偶

江南李觀召試制科嘗作詩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雲遮此詩有重之障礙意恐時命不偶後果如其言

大魁竟卒

張震進士第一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於壁曰一幸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魏公晚節見菊門

魏公任重

魏公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益虎陷老枝擊重玉龍寒人謂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梅詩見志 見梅門

到海十里

寇萊公方貴時送人使嶺南作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万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去海幾里吏白十里則是南迁之禍已見於詩

從此入海

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武再謫惠州而迁昌化人以為語讖

提卒玉局

東坡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公曰果提卒玉局觀終

醉卧古藤 見死門

預知大用

寇准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准折韋應物二言為一句云野
水無人渡孤舟尽日橫識者知其大用

事略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九

別集

